

人與電腦誰更聰明？

法根據我的套路作出判斷，所以無法阻止我一次又一次地

大。如若我會下圍棋的話。
我唯一會玩的娛樂遊戲是打麻將，平時打得不多，但幾乎是逢打必贏。有一次牌局，坐我對家的牌友輸急了，乾脆換人下桌，站到我背後來觀戰，研究我的打法，結果卻令他大跌眼鏡：因為我並不太會打牌，出牌完全是隨心所欲，根本沒有任何章法，愛怎麼打就怎麼打，對手往往無法根據我的套路作出判斷，所以無法阻止我一次又一次地

緩慢的、簡單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琴台客棧

胡野秋

作為一個不太喜歡動腦筋的人，我幾乎算是一個十足的電腦白癡。當然，一直以來我對電腦的使用除了用於寫作之外，僅限於上網看新聞、查資料、收發郵件以及看視頻，除了這些以外的電腦知識便是一竅不通。

當然，打麻將和阿法狗與世界圍棋冠軍「人機大戰」不能相提並論，因為那是聰明人和聰明「狗」之間的對決，拚的是誰更聰明。阿法狗是人類設計出來，擁有兩個大腦的「狗」，當人類遇上自己設計出來，擁有最精密思維邏輯的程序，又想和它比拚誰更聰明，敗局也許是早就注定了的。

聽古典音樂

興國

商務印書館今年初出版了一本書，是路德維希的《錄音誌——西洋古典音樂錄音歷史》。內容從錄音的藝術價值、古典音樂商品化講到國際化下的音樂等等，涵蓋面甚廣，讀來充滿樂趣。

隨想

興國

我亦曾識一位行醫的朋友，應該也屬於樂迷和專家。因為每一首古典樂曲，他都擁有不同版本的唱片。只是，他不像路德維那樣，到過世界各地聽過無數場音樂會而已。而我自己，恐怕屬於李教授沒有提及的第四種——半吊子樂迷。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兒時的玩伴們，比我還像過客，一個個去了遠方，分散到不同城市的各個角落，把一個本就不算大的村莊，撇給空寂。想出門逛逛時，我無處可去，只得一個人走向田地。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兒時的玩伴們，比我還像過客，一個個去了遠方，分散到不同城市的各個角落，把一個本就不算大的村莊，撇給空寂。想出門逛逛時，我無處可去，只得一個人走向田地。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出

過客

袁星

清香撲鼻的麥粒和灰痕。香味悠悠，帶著麥穗的期望，被人們一粒粒吹